人与岁月



昨夜星辰昨夜风

八十自述



朱锡侯 口述
朱新地 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朱锡侯口述;朱新地整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8490-6

Ⅰ.①昨… Ⅱ.①朱… ②朱… Ⅲ.①朱锡侯—回忆录
Ⅳ.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9940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董文权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72千字　开本680×960　毫米1/16　印张22.5　插页2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490-6
定价: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整理说明

朱新地

父亲朱锡侯(1914—2000),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东北吉林。

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因学业优秀而被选送到法国留学,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

1945年“二战”结束,欧亚交通刚刚恢复,获得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便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尔后,受聘担任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文法学院的生理学及心理学、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参与中国心理学会的筹建工作,是新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昆明医学院独立建院后,担任昆明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1955年,因老友贾植芳的关系,父亲莫名其妙地被牵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由于在“逼供”下交代不出“罪行”,两次跳楼、一次触电自杀(均未遂)。1958年反右斗争末期,因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提了一点意见,加上昆明医学院“右派”的百分比不够,又被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此后便是“十年浩劫”。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父亲才在六十六岁之际,作为“人才”调到杭州大学心理系,重拾自己的心爱生理心理学专业,直至1987年退休。

那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国内的报纸上时常登载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抢救历史”的文章及言论。由于对报上那些文章颇有同感,我们建议父亲不妨也说说自己的故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父亲退休后，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也远离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一生忙碌且命运多舛的他，终于有了一点闲暇，可是，他因长期眼疾此时的视力已几近于失明了，所能做的也只是听听音乐之类。

这一次，父亲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述说起了往事，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留下了一些口述的回忆录。

父亲去世后，我对这些录音磁带进行了整理。我认为，父亲的坎坷经历，其实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些回忆录反映出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也折射出了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系列风雨、变迁，其蕴含的意义已大大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

因此，谨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献给从那些岁月走过的人们，献给今天生活在清明盛世的人们。

2006年6月28日于杭州

目　录

序：老友朱锡侯……贾植芳　1

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1
1.吾乡吾家……3
2.童年……6
3.“淡火”……10
4.我迷上了摄影……13
5.吉祥牲……16
二　难忘毓文……20
三　从吉林到北平……49
四　求学法兰西……53
1.Et.苏里欧（Etieme Souriau）……54
2.亨利·加尔多（Henri Cardot）……57
3.阿尔娃尼塔基（A.Arvanitaki）……68
4.亨利·皮埃隆（Henri Pieron）……71
五　归来……77
〔附〕朱锡侯诗词四首……93
六　我在1955年……96
七　从1957到1961……125
〔附〕朱锡侯诗二首……150

八　粉笔生涯……155
1.艰辛并快乐着……155
2.命蹇事多乖……163
3.苦涩中的欣慰……175
4.转折……183
5.六十六岁从头再来……195
6.甘当一块铺路石……206
〔附〕朱锡侯诗五首……214

〔附录一〕
风雨人生 …… 范小梵口述 朱新地整理 218
〔附〕朱锡侯诗一首 …… 252
〔附录二〕
“五人诗社”及《剪影集》的由来
——忆覃子豪 …… 朱颜(朱锡侯) 253
《都德散文选》译后记 …… 朱锡侯 265
〔附录三〕
回忆我们的留法岁月 …… 李治华 270
里昂1941—1943
——怀念朱锡侯 … (法)阿兰·瑞伯格 276
仁者朱伯伯 …… 张曼菱 281
怀念朱教授 …… 曾庆斯 284
故地重游 …… 朱新天 288
半棵树
——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 … 段怀清 295
生命留痕 …… 朱新地 314
父亲的小廊 …… 朱新地 321

后　记 …… 朱新地 332

序：老友朱锡侯

贾植芳

在我曾写过的一篇题为《忆覃子豪》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记载了我同朱锡侯认识的缘起：

> 1932年夏天，我随哥哥贾芝到北平考学校，他进入坐落在阜成门外的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我考入北新桥的美国教会学校崇实中学高中部。因为常去孔德学院看望哥哥，渐渐和他的几个同窗兼诗友——沈颖、朱颜（锡侯）、周麟、覃子豪都熟悉了。当时这五个来自南北的青年人，虽然年龄、班次不同（有的是大学本科生，有的是不同级的高中部学生），但却由于性格、情趣相投，开始结成诗社，成为契友。当时的孔德学院是个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环境，高楼深院，花木葱茏，一派肃穆幽静的学院风光。在这个似乎远离尘嚣而又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小天地里，又由于这个学院以法语为第一外语，因此他们这几个在诗歌王国里探索的青年人，除了接受过郭沫若、徐志摩以及当时刚兴起的以戴望舒为代表的中国浪漫派与现代派的深厚影响外，又从横向上学习英美尤其是法国象征派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由于时代思潮的激荡，我在走出娘子关以前，就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学影响下，开始了自己对人生和文学的追求，并开始在报纸上投稿了。到北平后，在对文学的追求中，又在校内外进步力量的帮助下，参加了社会活动。虽然我和他们的文化教养与生活环境不同，对生活的意义和文学观念的认识和追求不同，生活性格和情趣上也大

有差异，但我们都尊重彼此对人生和艺术的自我选择。我认为他们是有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和生活个性的纯真而热情的青年，并非那些追名逐利庸碌等闲之辈。人格平等，人身自由，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正是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其历史任务的“五四”新思想运动的积极成果。我们“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在思想深处早已摈弃了传统儒家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专制心态，所以在以后的世变中，我们虽然处在天南地北，各自走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却彼此并未因此相忘于江湖，不相往来。

这一段话也大致表达了我在同朱锡侯他们交往过程中的心态和感受。朱锡侯当时在孔德学院学的主要是哲学，可是他尤为喜欢文学，除在报刊上发表诗作散文外，他的英、法文也很好，曾翻译了俄国托尔斯泰等人的中篇小说，在当时的北平文坛也算是个崭露头角的业余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最初的相识相处之后，朱锡侯远赴法国，我也去了日本，都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上奔波。再次相见，是在他已年近四十，而我也早逾而立之年的时期，其中大约间隔了十四五年。

1951年，朱锡侯到北京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的筹备会议，从我的哥哥那里得到了我在上海的地址，于是来上海时特意访问了在震旦大学教书的我。我当时住在原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留他在我家三楼的亭子间住了两三天。这两三天是我们交谈聊天的难得时光，朱锡侯告诉我他十多年来的发展。他在法国先是攻读了生理学的博士学位，后来又获得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一过就是八年。留法期间，他曾与当地市民一起修筑街垒抗击德国法西斯，后又与法国人民共同庆祝巴黎的解放。在得知祖国的抗日战争还在继续时，他不顾法国方面的挽留，毅然背上了行装，迫切地想要回国，并且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云南昆明，在云南大学医学院担任生理科主任教授。

在讲述的过程中，朱锡侯告诉我，当时从法国到中国还没有民航飞机，只能坐美国军队到昆明的军用运输机（抗战期间美国曾是中国的盟军）。在飞机上，他披着衣服坐在跳伞舱门边的凳子上打瞌睡。

没想到舱门在高空气流的颠簸下自动弹开，他的装有护照和钱的衣服掉到了爱琴海里，要不是机上坐在对面的美军士兵眼疾手快拉住了他，他也早已葬身鱼腹了。我听了唏嘘不已。1951年左右，正是“思想改造”的时期，朱锡侯问我：“这一段经历能交代吗?”我说：“不行，这正是抗美援朝之际，毛主席曾说过，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现在美帝是我们的头等敌人，你坐美国的军用运输机回昆明，这就已经说不清楚了，再加上飞机上的美军士兵在危难关头还救了你，他们为什么要救你?这些你都说不清楚，所以不能交代。”朱锡侯回去后果然没有交代，但是在后来恶劣的形势下，他被施与野蛮逼供和重重压力，终于还是把这一段经历说了出来。我想，这同他一向忠诚老实的天真性格有关，他还不了解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形，还保持着学者的书斋气，不善于隐瞒和保护自己。

在上海期间，朱锡侯告诉我，当时云南还处在军管时期，日用品很缺乏，于是我借给了他一百元。他买了一些肥皂、牙膏准备带回去，同时也给自己和家里的孩子买了点衣服。朱锡侯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后离开，回到昆明之后，他就把所借的一百元寄还给我了。没想到后来我因为胡风事件被捕，朱锡侯被逼供交代了我和他的关系，让当时的“干部们”得以捕风捉影，以为朱锡侯与胡风集团之间有着如何密切的联系。而我借给朱锡侯的一百元钱，竟成为了我用来发展“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经费”。朱锡侯就此被牵连上了胡风事件，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备尝苦辛，曾先后两三次寻死以求解脱。

自上海分开后，关于朱锡侯的其他消息，我是断断续续听到的。我听说他因为替老婆范小梵（翻译家范希衡的妹妹，我们年轻时在北平就认识，当时她就读高中，十七八岁的样子，梳着长长的辫子，由朱锡侯带着来看望我。朱锡侯去法国后，她曾在1941年至1942年间担任第三战区江西上饶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因此被认为是上饶集中营的特务）辩护而被划为右派，境况很糟糕。总之是历尽艰险、充满磨难，最后落下了一身的毛病。

后来，他于1979年平反，被杭州大学聘请为心理系教授。我因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会的缘故，曾到他家里去过一次，我看到他家一贫如洗，他的双眼已经看不见了，路要摸着走，这情景很是令我戚然。所幸的是我发觉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他记忆力出奇的好，能整段整段地背诵鲁迅的《野草》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等，这显然与他年轻时就喜欢文学并且文学修养高有很大关系。我后来介绍他翻译了法国都德的作品，并得以出版。应该说，他不仅是个诗人，其实也是个很有造诣的翻译家。这就使得他后来虽然专攻生理科学和心理科学，但仍对人文知识充满热情，保持了一生的爱好。在杭州会面时，我介绍了当时也在杭州的卢鸿基、冀汸等文化界的朋友与他认识，希望让他多一些交游，以此排遣寂寞。

朱锡侯有两个女儿，大的叫新地，小的叫新天，几年前曾陪同她们的母亲到我家来小住了几天。新天后来追随父亲当年的足迹，也到法国求学，不仅取得了巴黎大学远东艺术与考古学国家博士学位，而且在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担任副馆长，为传播和弘扬中国传统艺术发挥了光和热。晚年的朱锡侯曾在妻子的陪同下重返巴黎，又一次踏上了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欧洲土地。在法期间，新天曾带着父亲到处求医，希望能治好父亲的眼疾，无奈早年拖延时间过长，早已贻误了治疗的时机。朱锡侯后来于2000年1月27日在杭州去世，妻子范小梵现在旅居法国，由女儿照顾生活起居。范小梵一生跟随夫君辗转北平、云南、浙江等地，在非常时期身心同样遭受重创，却始终是一个好太太、好助手。

在我看来，这本名为《昨夜星辰昨夜风》的回忆录，不仅仅是朱锡侯与范小梵夫妻几十年人生的纪念，而且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生经历的一个例证，是具有文学、思想和政治意义的，对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年代的命运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朱锡侯品学兼优，更是有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的学有专长的现代知识分子。在当时一同公派去法国留学的同学中，不乏有留在异国谋求更好发展的人（如周麟就定居法国，娶了一个罗马尼亚太太，成为当地有名的文化人），朱锡侯却怀揣一肚子学问，一心想要回祖国做贡献，可惜受到种种限制，不能

充分地发挥他所有的才学。等到老了可以做事了，却疾病缠身、双目失明，实在悲惨。现在看来，许多类似朱锡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无疑是一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而且也会给将来留下启示。

我早就想写一些有关朱锡侯的回忆文章，但因年事日高，精力渐衰，记忆力也不行了，实在是写不动了。多亏学生的帮助，如今才得以完成此序文。此文的完成，既是对范小梵嘱我作序的交代，也是对锡侯兄的敬礼和怀念，同时也权当我献给锡侯兄在天之灵的一杯清酒或一束鲜花，作为我们青年时代真挚友谊的纪念。

是为序。

2005年6月25日于上海寓所

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92年2月1日讲述】

再过三天就是春节了，云南方面要我写一篇文章来介绍自己，因此，不得不做一番回顾。此外退休后，常有些学生到我家来，有时和他们谈起过去的一些往事，这些年轻人听了以后，都鼓励我把这些东西留下来。所以我想，利用自己的余年做这么一件事情，还是挺有意义的。如果要出一个题目，可以叫做“八十自述”，或者更雅一点，就叫“八十书怀”吧，也许有点酸溜溜的味道。

头一个感慨，就是时间的飞逝，真是“弹指一挥间”。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怎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小孩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一想到这些，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感。不禁想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这首诗过去反复读过多遍，但到了今天，才有这样深的感触。

前不见古人！我多么想见见那些古人，像杜甫、杜牧、李商隐、李清照等等，我没法见到他们，没法和他们谈谈心，没法知道他们坎坷的人生道路。后不见来者！我更无法知道我的后来人，我的孩子的孩子们，若干代以后的事情。当然这还是次要的，主要是每当想起那些旧事时，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甜苦辣，特别是辛酸和苦涩，大概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特有的经历和感受吧。

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最合适的大概是“悚然”二字了。杜甫有一首诗：“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诗中的那种怆然惊觉岁月流逝，以及那种说



朱锡侯

不出的复杂而凄苦的心情，也正是我此时内心的写照。在内心世界上，古人和今人竟有很多可沟通的地方。

为了简明扼要地勾画出自己，不妨先叙述一下我的简历。我的祖籍是浙江绍兴，却出生在东北吉林。我常常笑道，我身上既有绍兴人的狭隘、偏激，又有东北人的倔劲。这当然是我的弱点，但似乎也是优点，这种先天遗传性与后天获得性之间的微妙组合，这种南北差异对我成长的影响，确实很难分析得清楚。

从出生到十六岁，我是在吉林度过的。我在省立吉林模范小学读完初小和高小后，又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初中毕业后，我到了北平，在那儿待了七年，三年高中，四年大学本科（哲学系）。1937年我从中法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获得了选送出国深造的机会，对我说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然后，我在法国待了八年，前五年在里昂，后三年在巴黎。1945年回国任教。

打个比方，如果十六岁以前在吉林算是我人生旅途上的第一站，那么，第二站是北平，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第三站是法国，从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从1945年回国，到云南大学任教，一直到1980年六十六岁时调杭州大学工作，整整经历了三十五年，可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四站。在这三十五年的旅程中，还有一个小站，就是扬州（1970—1980）。这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加上战备疏散，带薪下放转为病休等等，成了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账。但因这期间我的编制仍在昆明医学院，所以，还是并入一起算人生旅途的第四站吧。

1981年，在我六十六岁之际正式调到杭州大学心理系任教，直到现在1994年进入八十岁的年龄，算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五站。可以说，在杭大心理系任教的这十四年，对我一生在学术方面的求索之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它扩大了我的知识面，重组了我的知识结构。也是我的人生旅途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驿站。

一切还是从头说起吧。

1.吾乡吾家

我于1914年农历二月初六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吉林度过的。每当听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时，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和别样滋味。可是，按传统的籍贯来说，我还算是浙江绍兴人。八十多年了，只要是填到籍贯，填的都是浙江绍兴。

我的老家在绍兴东关的乡下，那地方叫做小官湖堰。家乡的生活很贫苦，祖祖辈辈都是务农的。后来怎么到吉林呢？听父亲说，他是挑着一根扁担跟同乡人到东北讨生计的。

当时绍兴在外面谋生的人很多。按周作人所说，绍兴出过两种人，一种叫师爷，一种叫钱店倌。确实是如此。

师爷一般指在外地官府里当小职员、公务人员，如秘书文书之类的人，也有的是做一些法律工作，绍兴人从来以刀笔吏出名。后来，能耍笔杆的人一般都称做师爷了。钱店倌也称钱谷师爷，实际就是管账、记账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会计。当时绍兴师爷远近闻名，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绍兴师爷，其中出色的人才的确不少。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绍兴师爷这一特殊群体是不可小视的。

我的父亲既不是师爷，也不是什么钱店倌，他只是个普通农民，也没多少文化。至于他是如何下决心去闯关东的，我始终不清楚。听父亲说，那时一个人在家乡没法生活下去时，便找个出过门的同乡跟着人家到外面去闯。到东北去就叫做闯关东。因而我推测父亲有可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